

紫帽山上 清风拂面

蔡燕脚



应有7年,未曾探访紫帽山。

偶与友人聊起,想到王十朋诗云“清源水接南溟,紫帽山齐泰岳乔。”在两千多个晨曦夜暮的轮替里,紫帽山是否依然处处风韵有致?遂,乘兴而行。

此时,望着插满山底的车辆,我不禁思忖: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。上榜泉州四大名山之一的紫帽山,海拔517.8米,是不高,但似乎也没听说过山上住着声名显赫的神仙,那这熙熙攘攘,人们为何而来?花了一番心思,安放好车辆,和友人开始了第3趟造访紫帽山之旅。

与前两趟不同的是这次爬山时间在下午。入景区门口,右手边是搭建整齐的10来间小商铺,售卖四果汤、炸菜糕等闽南小吃,更似在贩卖乡土情怀。商铺尽头是“紫帽心”网红打卡点,右手边则有游客中心、晋江24小时自助图书馆等,于我,皆是新发现,自然多几分侧目。

再向前走,习惯性想向右转身进木栈道,友人制止了:历经风吹雨淋,加之维修成本高,木栈道已多年失修,安全起见,景区禁止游客行走。听罢,我心下唏嘘,前两趟由此道而上的登山乐趣隐隐浮现又消散,现下只好靠左边山路登山了。

沿着弯弯绕绕的石磴路,感觉走了好久,友人一指地上——“200米”描金标识赫然映入眼帘,我内心暗道:不是吧!是标错了吧!同时感慨:平日安逸舒适,等到动起来时,才追悔莫及。继续向上,偶尔捕捉穿透叶缝洒在路面的光影,密林里的鸟鸣蛙噪,分散注意力。终于上到600米处了,我气喘吁吁。友人在一边鼓励:还有1400米,登顶2000米!听着这倍有压力的安慰,我望了望遮掩在浓阴蔽空里的山径,回身又看了夹在山野坡地里的来路,瞬间脑袋发懵,怎么办?才600米,未到半途就废,会被朋友笑很久吧。咬咬牙,稍微歇息,与众多临时山友一道再接再厉。

脚下的登山路愈发呈现出多种模样:或大石条铺就,或形状各异的石块填充,或碎石裹挟赤土地……其坡度、弯度也不尽相同,缩影人生路况,直指终点。

靠着每一百米就准点现身的标识,我才积攒出向前方的一分分动力。走走停停好不容易到达1300米处,我大汗淋漓,大脑明显缺氧,背靠大树不停喘气,适时而来的夏风丝丝沁人心脾,安抚了急速跳动的心率,思绪缓缓翻动一路遇见:树枝上尝试站立摘杨梅的大叔的滑稽样;像一阵风跑过,夹带笑着自家妈妈爬不动的姐弟俩;吐糟晚自修上到9点多,回到家都是深夜的中学老师;手持树杖的登山父子,令我羡慕而无法自持去搭话……就在此时,我发现正在盘山公路上潇洒前行的汽车,激动地示意友人。对方云淡风轻地说,爬山在于过程,你想说的话,下山时花个10块钱可以搭乘。我心里默默记下。

继续向上吧。踩过的石块越发嶙峋,山路更趋层叠起伏,友人指向一旁草木围绕的小水流里,有人在撒尿。我骤然回忆起2014年初春,全校同事一道冒着绵绵细雨爬山,有老师领着我们意图寻找遍布山间的近百处心字石刻,但没找到几处,大约是藏匿在今日登爬的山林间隙。当时爬到半山腰,为避雨大伙躲进亭子里分享着零食,得知体育老师已一气呵成到达山顶,大伙的登顶之愿似乎也得到满足,索性下山,奔赴自助餐之约,至于正从山顶下来的体育老师,他总能赶上的。时光总匆匆,幸得一些情节存底回观。

抵达1600米处了,我选择用“汗如雨下,气喘如牛”进行写实。又一次的休憩重启,我发现自己的双腿如机械般,麻木地重复着抬起、下放动作,心里倒是一个劲地想跨越剩下的400米。暮地,和几个姐妹追逐着夏风,边走边在盘山公路上边采摘夕颜花捧在掌心做花束,嬉戏打闹上山的画面闯入了脑海。7年了,我们与世上大多数人一样,默默地与各自的生活和解、安好。愈来愈多的细节正如潮涌来,“到了!”友人的声音将我拉回“紫帽凌霄”处,一股清凉瞬间扑面而来,历时50分钟收获的自在惬意更准确。

最妙的是取一席金粟涧禅寺的茶歇犒劳自己。偌大的露天观景台,我们择取一处,随意茗茶闲嗑尝小吃,将自个儿隐在一场盛大的热闹里,任凭百家生活绕耳过,风来且听风,也赏枝叶婆娑,任由意识飘移游走,直至斜阳唤入归。

临走前,某个定格瞬间浮跃脑海,不禁倚栏眺望,暮光阴阴,缺失绚烂云霞的点缀,入眼的景物略带灰色写意,朦胧温婉亦是一番韵味。吹拂而过的清风,也吹拂起那年阳光清明,云层慵懒舒卷,大片大片建筑,绿植,道路自动涌入视野,偶有风摇过,山林清新,心旷神怡,此间嬉闹的女孩们恍如昨日,笑声如铃。耳畔回响着房思琪的一段话“十五六岁的那股清风,越过了重重的山岗,吹到了今天,依然是最好的年纪,这就是上天对勇敢的女孩最好的奖励。”长到了见识过许多世事难料,生离死别的年纪,庆幸仍保持着自己相对喜欢的模样,越发懂得接纳自己的敏感与笨拙,更接纳当下即全部,自洽向内,以求未来温柔且坚定。

兴尽而返。我已开始念想:紫帽山上,有清风拂面。

与清源山重逢

蔡冬菊



爬过清源山,却没能跟老君岩合过影,这一直是我心底最大的遗憾。

一天,我们一家人乘着假日的风,一起登上了清源山。而我,终于近距离地看清了“老子”的容颜,也跟他合了影,总算圆了年轻时的梦。

还记得1995年春,姐姐与几个朋友去泉州师范找我,顺便带我去清源山玩。那时候,她的朋友刚好在清源山附近办厂做生意。于是,我们便相约周末去爬清源山。那时,我们是从清源山后山的山脚下出发的,因此与老君岩错过了。一路上说说笑笑,人多显得热闹,倒也不觉得爬山有多辛苦。下山时,我一个人走在前面,蹦蹦跳跳着下山,也不觉得费劲。直到隔几天参加校运会时,我才知道自己的这种做法有多愚蠢。

爬完山的后果,是双脚像被灌了铅似的。在参加跳高比赛时,我的脚根本就抬不起来。这次爬山使我错失了一次获奖的机会,让我十分懊悔。以致后来,我听到“清源山”三个字就觉得后怕。

让我对它念念不忘的原因是:一位文友多次在笔下深情地赞美清源山的一草一木、一花一湖。今年的一个假期,没有计划外出,儿子放假回家后,一直追问要去哪里旅游?最后,我想到了清源山——这个令我百感交集的地方。

那天,到清源山的人还是挺多的。我们是在网上买的票,进入景区倒也挺快的。验完票后,我们便开始了登山之行。

行走在树荫苍翠的林间小路,时不时有不知名的鲜花扑入眼帘。绿竹、紫花、红屋、白石……一幅幅天然偶成的画面总在不经意之间,悄生生地跌进心田。一路走来,随时都能看到各种石刻:天长地久、老君造像、道德经、见龙台……它们无声地记录着这座山经历过的风风雨雨。

当我看到那座满脸沧桑的老子石像时,一种久违的感觉瞬间涌上心头。各种不同角度的拍摄,只为了证明:清源山,我真的来过。在这里圆了心愿后,我们开始头也不回地往前走,向着我的下一个目标——天湖走去。

最美的风景总在高处。爬山的滋味总是很奇特,一边觉得辛苦,一边觉得欣喜。每当看到脚下的路越走越远,走过的台阶越来越长时,总会觉得这就是对人生的挑战。人生之路的风景何其多,只有勇于攀登、不怕艰辛,才能爬到最高点,看到最耀眼的风光。

与清源山重逢,与天湖远望,当我再次站在山顶,俯瞰全城美景时,内心的浮躁与不适一扫而光。苦尽甘来——这或许就是爬山的意义吧!



紫帽云海

秦越摄



扬鞭的与拉车的

王红波

小时候不太懂,为什么每次母亲发无名之火、大骂父亲的时候,他总是蹲在墙角吞哭,抽着闷烟,一声不吭。

到了中年,我才慢慢明白,一个家庭的兴旺与发达,就如一辆牛车缓缓前行,总有一个扬鞭的,也有一个低头不语、使尽力气拉车的。而那个扬鞭的就是母亲,拉车的便是父亲。

母亲扬了一辈子“鞭”,父亲拉了一辈子“车”,直到现在。只不过,扬鞭的“力度”相比以前,小了很多,而父亲继续拉着“车”,沉默不语,只愿前行。我不知道,在父亲心里,他拉的这辆“车”有没有终点。

我劝母亲,不要再对父亲动不动扬起“鞭子”,母亲笑了笑:“他早习惯了”。父亲老了,还在拉他那辆舍不得丢弃的“左手握右手”的车,娴熟、惬意、自得其乐。母亲就隔三差五,从市里驱车赶到他上班的地方,为父亲清洗衣物被褥。每逢这时,工友们总是羡慕父亲背后那个扬鞭的人——母亲。

那个年代,人们生活极其困苦,物质匮乏,光景很是难熬。每次父亲外出做工,母亲为他整理好衣物、起居物资,用蛇皮袋装起,再塞几个馒头,送出家门,母亲就回来了。父亲头也不回,搭汽车、赶火车,在他那个到处转战的工位上,一待就是一年,有时候过年也不回来。

我清楚地记得,母亲最高兴的时候,是拿着父亲从远方寄回来的汇款单,到邮局取钱。母亲就像小孩,笑得合不拢嘴。我和弟弟读书成长,母亲没少给过我们一分钱。少年不知愁滋味,那个时候,不去想也很少想,钱是怎么来的。

现在懂了,那些钱大多都是父亲,这个默默“拉车”的人,一分一分挣的,又一分一分攒下来,通过母亲拿给我。

母亲要强一辈子,是那个对生活敢于扬鞭的人,对父亲很“狠”,对自己也不放过。父亲常年在外,母亲就在家全权打理,养猪种庄稼,教育我读书,无论农忙与否,里里外外都是一个人。我和弟弟长大了,就帮助母亲务农,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这时候,父亲仍只身在外,印象中我读大学以后,和父亲见面的次数是数得着的。

今年上半年,母亲身体出了一点状况,我向单位请了假,回老家探望照料。说是照料,更多的是带去精神慰藉。父亲,那个在我心目中,一直“拉车”的人,同样从单位请假回来,连续月余,俯身母亲床前,不离左右。在病房里,我看到了,这个世界上,一辆“牛车”在缓慢前行的过程中,扬鞭的与拉车的,最为和谐温馨的一幕幕画卷。

岁月的光影总会在不知不觉间留下世间最值得珍藏的那些感动、那些回味。母亲总是说,牛不拉车,就要扬起鞭子。而父亲在经年累月的背负中,似乎早就摸透了扬鞭人的脾气秉性,该启程的时候,自然就又动了起来。

母亲情况有所好转,能生活自理的时候,父亲安排完母亲的生活所需,又拉起他那辆熟悉的“车子”,默默行进了起来。

我的假期快要到了,在返程的飞机上,窗外一团团进入视野的白云悠闲自在,轻薄缥缈,我在想,它们的终点在哪里呢?而父亲母亲的终点又在哪儿?

或许,他们只要活着,生命就没有终点吧……

窗边有株金银花

卢林洲



微风吹过,清香扑鼻。循香觅踪,一株黄白相映的金银花从小区一楼的阳台上舞出头来。

只见那洁白如银的花蕊,成双成对地托举在细细长长的花颈上,一个个争先恐后地从花苞间探出头来,又都挤挤挨挨地撒在几瓣翠绿中。已开的花宛如一只只供人吹奏的小喇叭,未开的花苞恰似一个个有线话筒,惹人喜爱。

儿时,每到初夏,我和村子里的小伙伴们就会利用空隙时间,提着篮子到山坡上或小河边去摘金银花,用簸箕摊晒在门前的太阳下,等晒干后便拿到集市去卖钱,补贴家用,购买零食、书籍和学习用品。

记得小时候,我身体特别弱,隔三差五就感冒,流鼻涕、嗓子痛,母亲便用开水冲泡晒干的金银花,让我当茶喝。每次喝时,我总觉得金银花泡的水甜甜的,还带点香味儿,其功效是显而易见的,刚喝几口,那火辣辣的喉咙口就有些缓解,紧接着再喝几次,那感冒竟奇迹般地好了。

说实话,那時候我对金银花的神奇是一知半解的,可对母亲的自疗疗法是十分佩服的。直到长大后,我才从书中得知,“金银花”一名出自《本草纲目》,其三月开花,微香,带带红色,花初开则色白,经一、二日则色黄,黄白相映,似金如银,故名金银花。又因为一带二花,两条花蕊探在外,成双成对,形影不离,状如雄雌相伴,又似鸳鸯对舞,故有鸳鸯藤之称。金银花是一味很好的中药,有清热、解毒、凉血、通经活络等功效。

后来,我读到了一些关于金银花的诗。比如清朝诗人蔡淳的《金银花》:“金银赚尽世人忙,花发金银满架香。蜂蝶纷纷成队过,始知物态也炎凉。”这是诗人借咏金银花之机,巧借其花名金银这一特点,引申生发,表露了对世俗物欲横流时愤慨之情,是一首有寄托之意的咏物诗。

再如诗人王夫之的《金钗股》:“金虎胎含素,黄银端出云。参差随意染,深浅一香薰。雾鬓欲难整,烟鬟翠不分。无惭高士约,癖有暗香闻。”我从中了解到金钗股是忍冬的别名,而忍冬是金银花的正名。同时对金银花的色、状、姿、香、味,有了一个更为全面的认知。

但让我更为关注的,还是这首专写金银花的古诗:“性本高洁清自多,三生修缘枉踏歌。前世不恋繁华市,田头山坡唱恋歌。缠缠绕绕罗裙舞,百鸟鸣鸣伐木歌。金管银箫云鬓拂,风拔清溪水琴和。”你看,诗人把金银花比作朝夕相伴、不离不弃的恩爱情侣,可想而知,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美,一种什么样的境界,一种值得我们永远去追求的人生!

金银相间,花溢香气,又到金银花花开时,我爱摘些金银花插在装水的瓶子里,放在茶几上,让屋子注满淡淡的清香。可我,更多的是爱它那淡淡的情怀。

书中有“风景”

夏学军



图书馆位于市中心地带,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。

因为借书次数多了,时不时会翻到别人留下的痕迹,一张卡片、一张照片、一张贴纸、一张图画、一张明信片……在剪纸书里遇到剪纸,在折纸书里遇到折纸,在素描书里遇到素描,这些有趣的小事,很美好,也是我喜欢去图书馆的理由之一。

目光扫过一排排书架,当我看见那本《人类群星闪耀时》,毫不犹豫地抽了出来,这是我非常喜欢、非常想读的书,能遇到非常不容易,我喜滋滋地捧回了家。

打开书我才发现,书中夹着一张小纸条:“十四个历史故事,十四个改变历史走向的瞬间。不是每个故事都吸引我,但它也许是你喜欢的。”几句话勾起了我的好奇心,这位读者喜欢哪几个故事呢?他(她)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呢?这些我无从知晓,但我能肯定的是,留下这个小纸条,说明一定是一位有趣的人。这是一本借阅率非常高的书,这张小纸条有幸到了我手里,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之情,美好的情绪在舒缓延续。当我看完这本书准备还回之际,我决定与小纸条“做一个隔空交流,于是在小纸条下面写了几句话:历史总会不间断地创造出许许多多崇高而难忘的光辉时刻,我们只需记住它,今天我与你这张小纸条的相遇,也是我人生中的闪耀时刻!”

这个“故事”没有后来。每次去图书馆我都要寻找这本书,未果,它成了我心心念念的书,我希望不管书在哪位读者手中,都可以把这个美好的故事延续下去。

还想说说另一个暖心的小事。有一阵子我突发奇想要学做菜,于是就想借书时顺手带一本菜谱回来。那本《精美家常菜》吸引了我,我随手翻看着,当翻到里面一篇《锅包肉的做法》时,忽然看到在这里夹了一张纸,写的是对这道菜做法的补充。“肉切片后,记得用刀拍一下,肉质松散是关键”“记住,面糊用一半淀粉一半面粉调制更酥脆,用量和肉一样多”。后面还用潇洒的字体告诉我们,她是一位给家人做了30年饭的主妇,这些都是从实践中得到的经验。

那一刻我被感动了,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母亲,眼角微微湿润。我还记得母亲是怎样制作一日三餐的,一蔬一食,日复一日,她经年累月照顾家人,用汗水与时间置换我们的成长,无怨无悔。

这是一张有温度的小纸条,我笃定地认为这位主妇一定是美丽、温柔、善良的,也一定是热爱生活的,她一定和母亲一样,所做的食物不止有热气,更有温情与爱意。

忽然有个想法,我也可以主动在书中留下“印记”啊,交流读书心得,画一张手绘小画,这些无声的隔空交流,比网络里直接交谈更有意思,更让人珍惜。



飘香的粽子

梁子

端午节的雨是香的,它携带着粽叶的清香,糯米的糯香,飘进了千家万户。它时而倾盆而下,时而渐渐淅淅,风格不一,就算是中雨,也要下个诗意满怀,极有江湖侠客的风范,潇洒而不腻歪。

端午节的早上,我洗净几斤上好的糯米,浸泡数小时;刷洗一斤粽叶,买了点鲜猪肉,还有一些鲜虾干、香菇;再备点鹌鹑蛋,煸炒一大碗金灿灿、香酥酥的油葱花。准备食材的过程中,切葱花最令人难忘。葱花的辣气冲人,你必须是“泪流满面”才能完成,就算泪水模糊了双眼,也得眨着眼睛坚持切完。

阳台的铝合金窗,是家中唯一可以挂成草线的地方。挪开窗下的花盆,把咸草线挂在铝合金窗的钩子上。搬出茶室的椅子,把所有粽子食材放在椅子上。也许是阳台空间的开放性,加上满阳台的花花草草为背景,家立即有了节日的气氛。

我坐在窗前,把香气四溢的糯米及其佐料一起放在卷成漏斗形的粽叶里,灵巧地把粽子叶往中间一合,粽绳一绕,一个三角形的粽子就包好了。这一气呵成的灵巧归功于生活的经验,要是没有年轻时邻居婶婆对我手把手地教,向来不会做家务的我,也只能望“粽”兴叹了。看着一粒粒外观线条简单的粽子,色彩是如此素雅,犹如我骨子里对田园那种无需修饰的喜欢。

天空渐渐地变成了浅灰色,下起了雨,真的是“年年端午风兼雨”。雨没有重量,它轻飘入窗,有一两滴落在我手上,和着糯米,被我包进了粽子里。因为有雨,眼前的画面十分写意,长长的泛着草青色的咸水草,绑着一串褐绿色的粽子,在一片灰蒙蒙的雨里,美似乎从远古而来。它轻踏屈原的汨罗江水,吟唱着充满浪漫主义的《离骚》,在这场烟雨蒙蒙的时节,在一个被我包好的粽子里起舞。我望着朦胧的雨帘若有所思,要是屈原知道两千年后,人们是用包粽子这种如此浪漫的方式来纪念他,他会如何呢?还是如那首《端午》所描写的那样:“节分端午自谁言,万古传闻为屈原。被煮得晶莹剔透的糯米,微微泛着珠光,几种食材间的颜色碰撞,恰好地展现出“秀色可餐”的美感。咬一口,满嘴爆香,油而不腻,如此美味令我如八成人参果,三两口就把一个粽子解决了,除了想再来一个,找不出一个更好的词来形容。

水已沸,把粽子放锅里煮20分钟。高压锅的水蒸气“滋滋”响,粽子的香味慢慢地从锅里溢出来,一股连续不断的粽香包围了厨房小小的空间。再过10分钟,我将高压锅帽一掀,只听长长的“滋——”的一声,香如泉涌。接着开盖,粽子出锅,冷却。看着一个个晶莹剔透的粽子,再加工龙眼干、莲子包制。这是一种朴素而雅致的口感,不加半点儿糖,却香甜可口,就像是古代的文人雅士,内敛而优雅。

雨越下越大了。我知道,这端午节的粽香,来自于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传统文化的传承。